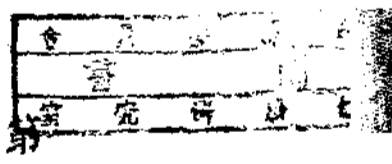


專供參考
請勿發表

國際問題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廿四日收到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民國三十年 月 日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日

199
號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國際宣傳處編譯

蘇聯生產之謎

——譯自美國外交季刊一九四一年一月號——日本的泥足
著者阿特麗女士原作——

蘇聯政府在將來最重階段時將扮演何種角色，是今日國際政治的一大疑問，在決定的諸因素中，惟蘇聯國家經濟之情形堪稱首要，尤足影響德蘇的關係。

第一、第二兩次五年計劃的成功，經蘇聯國內共產黨宣傳隊群及國外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同情者的擴大鼓吹之後，一般認為蘇聯業已成為工業的巨擘。這種印象盛行於一九三十年代之初葉，業中業惟近年來已日見消

天。當前的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又第三次五年計
劃，並不如先前兩^次似地引起世界各國之注意，其原由，不
僅因為德蘇協約締訂後左翼文化分子和新聞記者文運
界共產集團，且因蘇聯政府沒有發表關於蘇聯工業化計
劃的事實與數字。自一九三七年以降，蘇聯的統計數字愈
不完全且愈含糊。一般自然的推論認為這是種甚嚴重的
失敗。而今則獲得我們熟知的事實作為佐證。看于最近海
關蘇聯的外國人，他們的報告說明着蘇聯人民正遭受無
窮的且日益擴大的困難。像斯賓塞威廉（Spencer Williams）
這樣誠實的觀察家，他曾住居蘇聯凡十年，也替蘇聯過去
年的情況，幾與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中瀕於饑饉的窘境相
彷彿。一切目睹蘇聯現狀的人們，都承認蘇聯分業等曾陷於

海運輸業務於紊亂，並致重地減低了蘇聯的物價條件。

蘇聯的統計數字，現在多是價值的數字，沒有量的數字。因為誰都不知道盧布的確值——因為過去十年的物價膨脹和沒有發表生活費指數的緣故——以致更難估量蘇聯國家經濟的情形。已有審慎查考專刊的貿易雜誌（這雜誌是為了國內消費的目的由各生產部門專家撰写的）或可得一蘇聯工業現在情形的概況。以下開列的資料，是當最近增補「勞動法規」論戰時各日報所發表的材料。這個可靠的資料說明着自一九三七以後蘇聯重要工業的生產量不是貴條不敏就是低落。但我們應先研究頭兩次五年計劃所發表的結果。第一第二兩次五年計劃，係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為止。當時全面努力於促使美

華北建設的工業化

特殊年度中煤礦的生產量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生產量	計劃的生產量	生產量	成功的百分比	生產量	成功的百分比
煤 (單位百萬噸)	二九·二	七五·〇	六四·七	八六	一五三·三	二二七·二
生鐵 (單位百萬噸)	四·二	一〇·〇	六·三	六三	一六·〇	一四·五
鋼塊 (單位百萬噸)	四·二	一〇·四	五·九	五九	二〇·二	一七·八
石油 (單位百萬噸)	九·二	二二·七	三三·三	一〇三	四六·八	三〇·六
火車頭	六六四	一·六四二	八六八	五二	二·八〇〇	一·五八三
貨車 (單位萬輛)	一四·八三三	二二·六〇〇	二〇·一五三	一八四	二八·〇〇〇	六六·一〇〇
拖曳機	身	五五,〇〇〇	五〇,六四〇	九四	一九五,〇〇〇	?
棉織物 (單位萬噸)	二·三三四	四·五六八	二·四七	五三	五·一〇〇	三·四五〇
						六八

單位 百方噸	單位 百方噸	單位 百方噸	單位 百方噸	單位 百方噸	單位 百方噸	單位 百方噸	單位 百方噸	單位 百方噸	單位 百方噸
電流	煤	火柴	雜糧食品	皮鞋	摩托車				
一·九四五	一九七〇	三·八	九三·〇	八三	無				
二二·〇〇〇	九〇〇·〇	一三·二	五五〇	八〇〇	一〇五〇〇				
一三·五四〇	四七九	五·六	九〇六	八〇七	二二八九				
六二	五三	四七	一六四	一〇六	二四				
三六·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〇	二·〇〇〇	一八〇	二〇〇〇〇				
三六·四〇〇	八八三	?	八七四	一六四	二〇〇〇〇				
八六	·八三	?	四四	九〇	八七				

二

上表既指明蘇聯各主要工業的計劃數字，亦指明其實際的結果。但我們應時常記住外國信託蘇聯成功平日所根據的誇張的「官方數字」較上表中所列舉的本表計劃的數字尤大。這誇大官方的數字祇是一種企望而已。且用各部門工業企圖達到這數字的生產。這便蘇聯所謂的「計

對經濟弄得雜亂無章。理由很明顯：假使工業的某一部分，能夠成功地增加它的生產，超過計劃的數字，而達到「企望」的數字，那只是由於其他部門的工業被剝削了它應得的原料與生產力之故。這「企望」數字又空幻，可舉煤與石油工業的例子以說明之。一九三二年煤的「企望」數字是九千萬噸，而計劃的數字祇有七十五百萬噸，實在的生產量則為六千四百七十萬噸。同年石油的「企望」數字是四千四百萬噸，而實在的生產量祇有二千二百三十萬噸。

但易受欺騙的來蘇觀光的外國人，還以為這些不合理「企望」數字作為宣傳之根據。所以蘇俄很少知道蘇聯國家經濟的真情。蘇政府在欺騙頭腦簡單的親蘇份子方面，曾獲極大的成功。當參觀蘇聯政府組織或工廠的人們詢

問生產數字時，他所得的多是計劃的數字，不是實在的數字。我首次參觀伊茨諾佛發斯內隸斯克城的礦物工廠時，表這個「專家」所得的那生產數字，與我在礦機中所學識，或與我在莫斯科出口機關所得的經驗相背，但後來經半小時的詰問之後，該廠經理向紅耳赤地說：「可現在我知道，你要真實的數字，不要計劃的數字。」因為我是外國人，該經理自然也認為我得到計劃的生產數字會滿意的。

當第一次五年計劃滿期時，斯大林估計成功的成分達百分之九三。七。並謂一九三二年底的工業生產較戰前數字多三倍。外界人士認為斯大林這是指生產量而言，其實他是根據他所發表的虛構的虛布價值。誰都不知道第一次五年計劃，整個在量的方面沒實現的有多少，但就

那些曾發表其數量數字之工業部門看來，真實的成功（如前表所指）祇有計劃數字之三分之一，或者還不到。這在重要的錢鋼和電氣工業情形中，更為顯著。一九三二年錢鋼和電氣工業的生產，還不及各自本身的計劃數字之百分之三八，百分之四四，百分之二八。煤的成績較好，產量較計劃數字祇差百分之十四，因為如能按照該計劃所生產的燃料與原料供給各工廠，它們可能實現其計劃，所以煤、鐵、鋼工業的失敗，顯亦牽及其他工業無法實現它們的計劃。因此它們從來無法發表量產的數字。但波斯富奇聲稱五金與機械製造工業，其生產量則曾超過原定計劃。果真如此，則這計劃決非真實的計劃，蓋因一種經濟，各部門缺乏合作，以致機械與建設產品的計劃生產，和鋼鐵、煤的計

劃生產不發生聯繫，那就不能稱為計劃經濟。總之，蘇聯的五年計劃假使非真正的計劃，那就是計劃失敗了，二者必居一。

但是，蘇聯的統計數字雖不可靠，迄今日蘇聯煤、鐵、鋼和電力的生產實較帝俄時代大得多。現時這些重要工業的產量，至少比一九一三年的大四倍——從該工業本身說，可算極大的成功。蘇聯也製造了大量的機器，那是帝俄時代所沒有的。但這些工業方面之成功的社會價值如何，唯有像蘇聯似的由殘暴與全能之專制政體統治的國家，才能付出這樣大的、人類悲痛的代價，以謀鋼鐵與機器的大量生產。蘇聯增加六、七倍之生產的失敗，影響蘇聯工人的精神與工作效能非常重大。且就國家實力觀點而說，這

工業的收穫是否足以補償一般生活標準的降低和人民的
的不滿，頗成疑問。

災到蘇聯的輕工業，則頭兩次五年計劃的失敗，愈益
彰顯。一九三二年棉織的生產量為二十四萬萬一千七百
萬公尺，這只有計劃數字的一半強，稍為超過一九一三年
的產量。這至一九三六年情形稍為改善，但仍不足補償前
革命時期所具有的大小工業的破產。當第一次五年計
劃——推翻城市及鄉村私營企業之一部——的階段，取消了
大家庭工業。至於七織工業，一九三三年的產量為八六，一
〇〇，〇〇〇碼，還趕不上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碼的戰前
產量數字。這一九三六年才達到了這數字。紙的產量祇有
計劃數字的百分之五十。皮貨與雜項品的數字則超過計

劃數字，但因這些貨品大半是供輸出而製造，所以這輕工業的成功，蘇聯人民沾利甚少。

蘇聯的統計家們，掩蓋失敗，表揚成功，想藉此使世界各國相信，該兩個五年計劃曾已實現。但實際上，這種巧算的方法，甚至於用舉例說明，對於消費品的生產方面，不能算作爲已經實現。因爲香料的產量曾超過計劃數字，而主要物

品如織物等，出產量遠不及計劃之規定。我在莫斯科時，看到當市面沒有衣服或鞋子可購買之時，而人們還能任意耗用香水、面油和酒，這是多麼可譏笑的呀！

上表的數字，看不到關於貨方面的任何東西。當工業部份大裁功的時期中，工業品的貨減壞得非常厲害。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間，我曾以外國專家的資格在棉織工業廠裏工作，棉織工業方面，織成的布百分之八十有毛病，

這是很平常的。我們極難獲得任何純白的布以供輸出。因為印花布可以掩蓋有毛病的地方。蘇聯的母親們想購買布料做她們兒女的襪褲，但只能獲到粗的花布。

第二次五年計劃實現的程度較第一次的為多。這是因為第二次的計劃比較小，而且工人們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比較能多得些食糧和最低額的衣服，但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止如此重大犧牲的龐大投資，其良果也只能維持數年。一九三七年時，機器之迅速的損壞，又開始釀成必需品的尖銳缺乏。

兩個五年計劃的真正失敗，在顯示生產力和勞動費用的數字上，反映得極為明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在投資一般認為是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速度是不可能的。對於怠工者嚴厲的罰金，也無法補救其懈怠。因為每日食蔥、麪包、甘藍菜湯、粉糊而偶爾食一塊鮭魚的工人，生理上絕對不能工作得過緊張。況且在冬寒氣候裏，穿着單薄衣服，排着入候，領取他們的稀少的應得之糧食，這也使他們易受感冒，增加疾病率，並沮喪其精神。

第一次五年計劃滿期時，物價的增漲，曾減低盧布先期對貨價的價值約十分之一。但因計口授糧制和嚴密分配員（重工業的買辦階級和得勢的工人們）可從嚴密分配員處每月取得一或兩公斤的肉與牛油，和其他奢侈品。且物價比較低，制度的存在，盧布價值不一，視買者與收領者之身分而異。當一九三五年廢除計口授糧制和嚴密分配員制度時，曾想穩定盧布並對工業的企業介紹資本。

遠極努力業有若干成績，惟頗受虛言頭兩個計劃業已定
場（不論其是否已實現）之需要的影响。盧布仍在膨脹
着，惟速度較慢。

工業計劃雖然距離預期的成績很遠，但尚有若干事
物足以表現蘇聯人民的犧牲。農業方面不但沒有進步反
而降低得很厲害。在這五年計劃之下，農業方面的投資約
有一百餘萬布，大半係投於拖拉機和其他農業的機器。但
至一九三二年時，穀物收成較戰前水準低百分之二十六
——一九三二年為六千九百六十萬噸，一九一三年為九千
四百一十萬噸——工業品的生產較戰前的增加百分之五
十。蘇聯當局承認那供農場使用的一四七，〇〇〇架拖拉機
和約有一三三，〇〇〇架需要修理。況在這五年中，糧食由

二萬七千 百萬噸減至一萬六千萬噸。

表曾注意着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結果，因為在這幾年
中，均致力於使蘇聯工業化——這種努力誠可謂空前絕後
——一九三二年以後，工人們再不會發起先前幾年那樣的
同情心了。因為自從一九三二年以降，他們感覺到他們被
欺騙，並陷於理想幻滅的悵悵情緒之中。況且蘇聯制度再
不存善像以前數量的資金，以供輸入機器並發給外國專
家的薪俸，剝削農民，經過恐怖與「托格心店」按 *Torgain Shops*
是可用金子或外國貨幣購買食糧與製造品的地方。此制
於一九三六年廢止。的方法榨取金子，以及美國、荷蘭、德
國及世界各地的外國貨幣之流入——多出以救濟飢餓親
屬之方式，尤以施捨與托大人者為多。後者成為蘇聯人民

文一類而有親屬在國外——這些都是權宜的方法，在打倒富農時時常當權，如安界軍備競爭之後，應不會重演的。

三

第一個五年計劃，損失如是之大，浪費如是之大，力使蘇太林知其不能再試。雖然它的損害可以補償，人民的不滿可以減少，並可以勸誘農民從事生產。繼之，如要蘇聯人民繼續工作，必使他們具有些微的休息與營養。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生產之增加較為審慎（數字見上表）。當一九三七年該計劃滿期時，其結果因而也較接近於一九三二年的計劃數字。農業的生產且達到了前革命的水準。但該計劃對於許多消費品的目標極其謹慎，而大眾消費品如織物等類的主要物品，仍遠落在計劃之後。

可是，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這幾年，看來畢竟較此後
或前此數年的情況好些。當一九三五年停止計口糧給發
已制度時，麵包價格增高兩倍，但鮮魚、人造乳酪、牛油、肉類
和菜蔬等逐漸地大量出現在舖子裏，售價雖比以前按口
計發的價格昂貴得多，却比它們原來在商店裏的售價便
宜不少，因為大多數工人們，除在他們發糧憑證上載明的
麵包、糖和一兩磅的鹽、物與鮮魚之外，從來得不到其他任
何東西，因為村民們從來沒有過麵包或其他計口發給的
憑證，所以大多數的蘇聯人民在「特殊分配制度」取消之後，
情形較為好些。

當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勞動生產力似乎亦略為
增高，至少暫時增高了，蓋因斯達漢諾夫運動（援助工作

競賽運動），以及各種藉以維護勞動法規的獎金與罰金的緣故。

但一九三六年以後幾年的生產數字，指明了掙扎所獲的成績，由於機器的高速損壞和修理的疏忽很快地喪失殆盡，因為一相工廠經理的地位，他的生命常視他之實現該計劃而定。他不敢停用機器以便作必要的檢驗或修理。工人仍受着特殊工人們的監督，並知道他們如不能製造出需要於他們的數量，他們就將被餓死。所以他們不願未雨綢繆地修理他們工作的機器，結果所至遂致造成許多企業的生產。這現象自一九三七年以降日益昭彰。一切可靠的消息說明了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年的鉅大投資，由於工業機器之疲勞與疏忽，業已大部變成浪費。今日

蘇聯運輸制度之混亂狀態，大半因為在這兩個五年計劃的階段中，任意的裝重太甚，以及不注意修理卡車和鐵路的原因。

蘇聯政府對這第三次五年計劃之沉默，對於目前生產數字之隱諱，都暗示着若干的失敗。因為這樣的沉默，不是社會主義發源地的特性。在這第三次計劃之下，各項工業沒有詳細的計劃發表過。一九三九年莫洛托夫在最高會議席上報告的這一數字，是關於價值和百分比的。斯大林曾自認關於每人生產方面，蘇聯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落後。他說了如下公開的聲明：關於生產的技術和工業發展的比率，我們曾迎頭趕上了各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應該這樣經濟地追上它們。

一九三九年秋天開始的關於「整頓勞動法規」的論戰，揭開了掩飾目前爭取計劃生產之失敗的面幕。例如一九三八年最後一季之計劃的未曾實現，和各重要工業一九三九年的生產量之未曾超過一九三八年，這均直認不諱。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工業報」載稱，鋼的生產曾逐漸落後於計劃的數字，且趕不上一九三八年年的數字。該報復於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發表道，一九三九年焦炭的生產量為一千六百六十萬噸，較遜於以前兩年中任何一年的產量。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該報又載稱，各深長的油井（巴庫區的油井，佔蘇聯產油總量的主要部份）工作情形非常之壞，其中百分之四十分永遠停工着。^十工業報也曾承認高爾基摩托車工廠未曾實

現行的計劃。並謂製造拖曳機和零件的各工廠都遭遇着極嚴重的情况。一九四〇年四月四日該報發表一個煤業人民委員會的報告，謂蘇聯主要煤產區同巴斯(Basins)最近雖採用了新的技術，但產量的增加，僅較前三年的多百分之三。

一九三九年初，蘇聯各機關發表的數字，說明一九三八年最後一季中，鐵鋼和煤業的產量，跌落非常之大。並暗示着罷工狀態的事件必至發生。依照第三次五年計劃，鐵的每日產量應為四五、六〇〇噸，但至十二月十二日曾跌為三四、五〇〇噸；同月十七日落為二八、〇〇〇噸；同月十九日為二六、〇〇〇噸；十二月十九日的鋼的每日產量，從計劃數字五六、一〇〇噸中落為三二、六〇〇噸。同時煤的

產量為一〇〇,〇〇〇噸,落在每日三九〇,〇〇〇噸計劃數字之下。一九三九年一月的生產量仍較一九三五年的數字為低。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真理報論文曾給予了蘇聯發生何種情形的暗示,該文以喜洋洋的「寬大的管理人員」他們的因恐對本身發生勞工供給的困難,不敢於決定「罷工」的可能性,蘇聯自然不肯承認,所以「罷工」者的意義即等於「罷工」。蘇聯政府之處理勞工糾紛,較納粹德國尤為嚴厲,但它不能採取蘇富農和俄強農民的同樣方法取締工人,因為後者是一個階級,機器必須有若干人照管的,有時俄使工廠經理們的整個勞動力量被蘇聯秘密警察將其封鎖,做怠工者或破壞者移置於集中營的話,工廠的經理們就

應寬大些。因為一九三九年的禁止重慶被解雇的工人之原條例，容許雇用曾經解雇後六個月之工人，所以九經半年無容可藉而飢餓的工人，將不至立刻再行反叛。

但恐怖主義的結果，不足以避免生產的嚴重失敗。定一九三八年，蘇政府不得不意識到如欲蘇聯工人更有效工作，祇有改善他生活的物質條件。但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之下，也像先前兩次一樣，許多新的投資本，是專注於重工業——資本的百分之八十投用於生產那些主要品。消費品的生產量祇規定增加百分之三八。一九四二年時，鞋子的計劃出產量將為每人每年一雙半。貨料非常之壞，一隻鞋子不加以修補，祇能經穿一月。棉布的出產量將為每人二十七公尺。但因織物工業過去祇達到它計劃數字的

一半，而且織物仍繼續輸出，所以蘇聯人民可能像先前一樣的缺乏衣服。

四

因為目前的五年計劃，沒想改善消費品與主要貨品向嚴重的錯誤分配，所以我們很可做定在最近將來中不會看到穩定工資與物價的景象。蘇聯貨幣繼續膨脹一天，和蘇政府一天不發表着生活費的數字，外界人士自然始終難以準確估計蘇聯人民生活的條件。但以帝俄時代的工資與物價和現時蘇政府的相比較，縱使其差誤很大，也是證明一九三七年的蘇聯工人們，遠不如一九一七年的工人之富裕。一九三七年時工人的生活標準，雖說一部係是適應於戰時環境，却比以前低減得多。據可靠數字指稱，

例如一九三七年主要糧食的費用約較一九一四年的高
十五倍。而工資祇增五倍。一九一四年時一個普通資格的
工人他的每月工資僅得購買九十公斤牛肉。一九三七年
工人的工資祇能買二十兩一斤講到黑麵包——這是現在
蘇聯人民的去要金種帝俄時代的工人工資一天可值二
十四公斤。一九三七年的祇值九公斤。至於衣服及其他製
成品則工人之生活標準減低得甚為驚人。

蘇聯的辯護者們自然絕不提這樣數字。當遇到或人
以這些數字詰問時，他們就巧辯道蘇聯的社會服務足以彌
償實際工資之低減者多多。這是不合理的狡辯。貢獻給蘇
聯工人們的社會服務不但微乎其微，且不足英西歐工人
們所可兼的。那些社會服務的福利並比，因為一九三九年

以後，蘇聯工人們曾受嚴厲的剝削。時至今日，祇有那些本
一個工廠繼續做工六年的工人，可完全享受社會福利事
業的幫忙。但這些福利如何，是不足以補償實在工資之積聚，
生活又缺乏，如食糧衣服，要燃料之短少。外國觀光者，殊
去探覽蘇聯醫院、學校、托兒所、游泳池等，屢屢如鳥，殊
不知這地只看到了其寬為放官吏得法的工頭和特殊工
人所蘇聯及的場所。

蘇聯沒有因在全蘇時失業的工人，他如他的全家必
凍挨餓，直至我到另一工廠為止。一個人被補了，一級使他
嗣後無罪釋放，蘇聯工人他的家庭除非有親戚或朋友援助
外，一定要挨餓。近年來，蘇聯過審判，其任何明確罪狀而被
逮捕的人，達數百萬之多。由此可見蘇聯各城市街道中常

出現新的無家可歸的兒童又由來。

蘇聯人民遭受的這一切苦痛，是估量蘇聯國力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上文所陳述的物質條件，自一九三七年以降，情況愈下，尤以蘇芬戰爭後為最。一九四〇年初糧食價值除麵包外，增至百分之三五至百分之百。圍繞着茅草積糞的現象，又成為蘇聯生活的常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許多工業條件的工資減至百分之十五。總工的罰金更為嚴厲。一九四〇年六月，工作日後七小時增至八小時，每週的工作以前是六天中工作五天，現在是六天。一九四〇年十月麵包價格增至百分之十五。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的新法律，將那不合最低標準的物品視為破壞生產，負責人應受五年至七年之有期徒刑。

這可靠的事實，證明了一九四〇年蘇聯工業一般窘迫的狀態。這窘迫係由於歉收或收成平常，工業的缺乏效力，非常迅速的去項損壞和原料的缺少所造成，而因芬蘭戰爭之捲起，和在常時防範狀態下，保持巨大陸軍的需要而益甚。但是毀壞戰發生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之下，而建設的機器又迅速損壞，和大部分技術人才與熟練工人又被捕。此被捕，無論如何，必使蘇聯機器和技術的新輸入，和外國技術人才的協助，以阻止一九三八年以後生產跌落的時期。為久減損，職是之故，蘇聯一天無法獲得其他任何各國的信貸，是以購新機器，也就一天不得，不依賴着德國。

五

蘇聯的工業化，大部分歸結於強大的麩包稅，和百分之

百的糧食品直接地的資助。這些稅和農民的其他担負。是
在次五年計劃失敗的末段。因為農民的不滿。使得金糧常
常缺欠。接着又影響到工業勞動力的生產力。強制執行的集
體化農戶。對農業又抽稅。及其他農業機器設備的投資。以及
公共集體化農戶更難苦工作的法律。這些都未曾成
功地增高蘇聯農業的生產力。其實。蘇聯國家的經濟。及因
集體化和過火鼓吹的農業機械化。而文見削弱。工人們或
會生產消費品。以提高鄉村與城市的一般生活標準。但他
們却要製造農業機器。該機器因資料不良。和拖曳機械學
的貧乏之故。致無法增加田地的生產。現在許多使用拖曳
機的集體化農民群。每人所生產的食糧。反不如在私有制
下。貧窮程度之下。沒有機器使用的而人數較少的農人。文生

家。

關於肉類、乳酪製造和菜蔬等情形，自一九三九年以來，業已惡化。即在莫斯科這最繁榮城市裏的情形，自去年冬以後亦形嚴重化。這是新近取消一九三九年夏創始的農村私人企業之結果。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之法令及一九三九年七月公佈之法令，實際廢止了一九三五年的「集體農場法令」。後者曾准許集體化農戶佔有私人的牲畜，如分地之土地。一九三五年對農戶個人所有權之讓步，曾使牛羊豬騾等牲畜數量加乘。蔬菜之收穫量亦增加。實際改善鄉村的食糧情形。根據一九三九年法令之原則和蘇聯報紙的時論，小塊土地和少許牲畜的私有權曾演至如此程度，即使許多集體化的農戶終於退出集體農場，用所有

時向耕作自己的田地。蘇聯農場的管理者，雖然准許農戶
租集蘇農場的一部份土地從事私人耕種，而以國定的穀
物稅納租金，以便替他份的主人——蘇聯政府取得定量的
生產品。蘇聯農戶又不願在集蘇農場上耕作，是因為可怕
的不合理的管理，和勞動所獲的報酬微少之故。這種不願
意，或使其願再從事私人的耕作。一九三五年的法令，黃款
私有的地區，曾失去它的附屬性質，且常成為集蘇化農戶
之收入的主要來源。

一九三九年五月的新法令，是視奪農戶非法取得的額
外分其地和私有牲畜的新措施。它大減小了分與地的面
積，並宣佈集蘇農場土地的神聖不可犯。集蘇農場土地的
出租，是犯罪行為。它也以嚴格罰金的方式禁止將牧場

和東地租其集體農約的人。因此，後者無法養畜其私有的牲畜。七月的法令定下每個集體農應有之牛、豬、羊或鴨等最少的數目。或規定以種分配肉類數量的標準。不以可耕田地之面積為根據，而視農場所有牲畜之數目而定。因為各集體農場能夠取得它們必需有牲畜的惟一方法。不外沒收各農戶無耕農戶的牲畜。故一九三九年七月法令規定除是種奪各集體農戶的私有牲畜。集體農戶繳出賣其他物的豬、牛、羊於集體農場。售價祇有市價的十分之一。結果造成一九三九年夏四月以來肉類、牛油和鴉鴨等極形缺乏。其說農人的這些一九三一至三二年一樣宰殺許多牲畜。無寧說他們是將它們給予了各集體農場。

蘇聯政府採用激烈的經濟與政治的變革，如機奪其
本國及其僱傭之權限與實際利益。在現階級能否實際
改善蘇聯農工們的情況，頗流歧向。這社會制度的腐敗越
演越兇，官吏中實際利益，權力與地位的鬥爭，殘酷、猜忌和
人民大眾的失望，此種勢將使任何政策的轉變，大半不克
成功。現過去十年訓練的人員之被黜，實為無可補償的損
失。全世界祇注意着一九三六至三八年內清黨運動，其實，
前些年日子暗地裏不斷肅清非共黨的事實，這對於蘇聯經
濟的致命打擊，尤甚於後來的清黨。

利用帝俄時代受訓練的教育人才，如會計師、工程師、
技術人才和職員等，這對於蘇聯和北滿漢基的政策，並給予
出類拔萃之人才，以比較優裕的生活條件，在工業化和頭

其次五年計劃以前的新經濟時代，具有資格的駐共黨專
家，其實際薪金，較工商業中居於高級地位的黨員為高。
但斯大林取消了專家的這種特殊的地位，同時取消種種
優待，如：以駐共黨員、高級黨員可在「特殊分配員處購買
糧食、衣服、工人、雇員和專家的要熱亮的東西，都要付出
代價，而高級黨員和有免費的房舍、摩托車和其他奢侈品。
黨規規定共產黨員每月至多收入不得超過三百或三百
五十盧布以上的意義，因而喪失無餘。同時，專家的覺得他
們的五百至七百盧布的收入，就購買力方面說，由於通貨
膨脹，減減至等於以前價值的一小半。況且，這些專家的，都
是為不費力的幻想計劃，一切失敗的替罪人。由於電站、
鼓風爐和工廠等都是用放大速度，幾大代價，建築的緣

蘇聯政府本應採取每個有經驗的技術人才又場適合
作。但蘇大絲不繼續奉行列寧的聘用非共產黨專家的政策。
反而偏文恐怖政辭反對他的，並減低他的生活標準不
及於共產黨官吏之萬一。

當我在蘇聯工作的幾年中，蘇聯受教育及有名望人
士極大志願是他們的書報如苦努力從事其正大而忠實的
工作。凡指明某一新計劃不能不略有破壞或重大損壞生產
及其而克若實現的專家則被坐以怠工或反革命罪。凡蘇
英可用物質文客觀觀察或生產能力而估計的統計表。蘇
被拘禁於集中營，因為他的未嘗和說可以實行以轉大蘇
費利華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官是專家們，都被判以怠工
罪而槍決了。但在一九五二年發現後計劃的實際建設的

達到他們的曾估計的數字——如果整個國家經濟不因要想
實現權力得不到的計劃以致廢毀失當，則那些成功當更
大。蘇共產專家們保全生命的唯一方法，是向成見八面的
共產黨魁們噴頭，並將失敗的罪責移罪於別人。凡是清亮
運動遺留下的是完潔的人，都被這不以競爭而以誣誣為
基礎的社會制度摧殘殆盡。

聰明的希特勒不推測以前佔有的，行政的和專打職
業的階級，這是納粹制度的最能鼓火的一個良好理由。希
特勒不但不摧殘他們的，反而強迫他們為希特勒的新國家文利
業而服務。像他對羅斯尼格（Rosenberg）按兵為一九三三
年時任澤登堡（主席）說道：納粹黨不願坐視德國年年的
飢饉和悲痛，有如慈母愛子然。但納粹黨曾強迫更有產階級視

其能力又所及，而對建新秩序的建設有所貢獻。斯大林補救一切缺欠的方法，更較嚴厲。維專家們被逮捕愈多，則蘇聯人民大眾的生活條件愈劣。一九五〇至三二年的清黨，對於蘇聯經濟是個致命的打擊。一九三六至三八年的大清洗運動摧毀了布爾希維克黨的精神。共產黨員——假使他們站在「黨線」上——一天覺得安全，始終就會團結一致支持斯大林的政府。但一九三六年以來，沒有誰曾有安全感。

七

假使不是為了這次歐戰，則在斯大林及共黨較專政之下的蘇聯經濟必更蕭條。惟此次戰爭帶來那些新問題，均非斯大林專斷能解決。政府實行經濟手段。

只有沒有國外威脅時可以成功。凡是未得民心做後盾的
獨裁者，決不敢冒險對外作戰，因為在該事裏人民擁有了
武器，也許會掉轉槍桿去打該獨裁者，而不攻擊外國敵人。

具有前二十五年經歷的德國人，都知道他現在的情況
遠較革命以前為^高。年青的工人們，都知道他的現在的情況
境較一九二九年更劣，而一九四〇年的情況則比一九
三六年更壞。惟蘇聯政府屢對人民說，他怕的情況業已改
善。資本主義國家主持的宣傳常與個人經驗截然相背，自
然引起懷疑。舉個例說，最近從芬蘭佔領區及波羅的海諸
國錄來之兵士，告訴國中父老說，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境很
可欣賞。

慘淡悲痛的蘇聯人民大眾，或可為着國家光榮的願_望

而被請動，至少會因着更多停發品——為去年較比發款比
 更甚取的糧食供需——的全變而被請動。假定紅軍將好用
 武力保衛蘇聯的國境，若蘇共文嘉力強，希特勒亦無須畏
 俄蘇聯的水真。因為彼曾在蘇俄五旅過的德國專家中，希
 氏探知自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以來，蘇聯的工業與運
 動漸於無政府狀態。蘇聯在該經濟與政治上變壞太弱，不足
 與德國挑戰。

在這個最後的天祥中，斯大林對自己人民的畏懼，比
 較他對德國的畏懼為重。希特勒一天滿天是蘇蘇聯的糧和
 倉庫的狀態，而不用採取食糧與原料之急需而真在蘇聯
 蘇聯斯大林將請動終避免戰爭。希特勒動文為希特勒
 但是這為勢的不穩定性很大。蘇聯統治者們雖然被請動

滑，惟他的常露現出他的對外界情態的無知。這世界是美
聯後未現先過且常戴著馬克新理論的有色眼鏡去審克
斯太林雖盡力想保持着當交戰國雙方打得精疲力竭久
後美聯成為愛方的蘇俄戰國的勝利者，但這種無知與謬
誤，或將不智地引導斯氏捲入戰爭，就係他攻奧芬蘭時，幾
乎被牽入了。